

詩
廣
傳

王夫之著

詩廣傳

中華書局

詩 廣 傳

〔清〕王夫之著

王孝魚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6印張·119千字

1964年2月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 7,431—21,430冊

統一書號：2018·106 定價：0.70元

點校說明

詩廣傳是王船山讀詩經時寫下來的一些雜感性文字。他從個人的哲學、歷史、政治、倫理和文學的觀點出發，對詩經各篇加以引申發揮，所以叫做「廣傳」。全書共分五卷，第一、二卷論二南和十三國風，第三卷論小雅，第四卷論大雅，第五卷論周頌、魯頌和商頌。全書共有二百三十七篇大大小小的文章。

這部書，沒有船山的自序或自跋，無法知道寫作的確實年月。周調陽同志所見本書抄本末頁有「癸亥閏月重定」六字。癸亥是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據我推測，本書的寫作時間，似在一六六八年之後。一六六八年秋，船山寫成春秋世論和春秋家說，是年冬又寫成續春秋左氏傳博議。詩經和春秋的關係非常密切，不弄清春秋的情況，無法評論十三國風，所以很可能先集中精力完成了關於春秋的專門著作，然後才研究詩經。一六七一年，友人方以智屢勸船山逃禪，船山不應。船山一生反對佛老，當然他不能逃禪。他在本書卷四論大雅抑篇的第一文中說：「魏無忌之飲酒近內也，阮嗣宗之驅車慟哭也，王孝伯之痛飲讀離騷也，桓子野之聞清歌喚奈何也，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履迷亂淪胥之世，抑將以是而免於咎矣。夫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則豈非智之窮也乎？智窮於窮塗，而旁出於歌哭醉吟以自遂，雖欲自謂其智之給也而不得。然則雖欲謂之不愚也，而抑不得矣。……」同篇第三文中，他寫道：「得志於時而謀天下，則好管商；失志於時而謀其身，則好莊列。……」方以智自稱浮山愚

者，出家後，名大智，又稱愚者大師。他曾著有藥地炮莊。船山的上述文章，似是就方以智的逃世表示自己的看法。這兩篇文字很可能作於一六七二年。詩廣傳中批判老子的有十多處。船山在一六七二年曾重訂老子衍。很可能是船山在完成了詩廣傳之後，對於老子有了更深一步的體會，才加以訂正的。由以上各種情況推測，詩廣傳或完成於一六七二、一六七二年間。

本書以金陵刻本爲底本，參照周調陽依嘉愷抄本所作的校勘記加以勘正，並作了校注，點校者的一得之愚，加了按語，以示區別。此外，還根據校勘記補入了抄本所多的四篇未刊稿，插入書內相當處，並加注說明。全書加了標點，分了段。刻本的目錄過於簡略，只列「周南九論」、「大雅四十八論」等，現爲各論加了子目，表明係論某一篇詩，以便檢閱，正文裏，則祇標號碼，不加子目。不妥之處，恐所難免，敬希讀者指正。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目錄

點校說明

卷一

周南九論

一	論關雎一	一
二	論關雎二	二
三	論葛覃	三
四	論卷耳	三
五	論樛木	四
六	論采芣一	五
七	論采芣二	五
八	論漢廣	六
九	論麟趾	七
	召南十論	八
一	論鵲巢	八

目錄

二 論采芣

三 論草蟲

四 論采蘋

五 論行露

六 論標有梅

七 論小星

八 論野有死麕

九 論何彼穠矣一

一〇 論何彼穠矣二

邶風十論

一 論柏舟

二 論綠衣

三 論燕燕一

四 論燕燕二

五	論擊鼓	一八
六	論雄雉	一九
七	論匏有苦葉	二〇
八	論谷風	二二
九	論北門	二三
一〇	論靜女	二三
鄘風六論		二五
一	論柏舟	二五
二	論牆有茨	二六
三	論君子偕老	二七
四	論定之方中	二七
五	論相鼠	二六
六	論載馳	二九
衛風五論		三〇
一	論淇澳	三〇
二	論考槃	三〇

三	論碩人與氓	三二
四	論竹竿	三三
五	論木瓜	三三
王風七論		三三
一	論黍離(補)	三三
二	論君子于役	三四
三	論揚之水	三四
四	論兔爰	三五
五	論葛藟	三五
六	論采葛一	三六
七	論采葛二	三七
鄭風七論		三七
一	論緇衣	三七
二	論將仲子	三八
三	論女曰鷄鳴	三八
四	論山有扶蘇	三九

卷二

五	論襍裳	四〇
六	論風雨	四〇
七	論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	四一
二	齊風七論	四三
一	論鷄鳴	四三
二	論還	四三
三	論東方未明一	四四
四	論東方未明二	四四
五	論東方未明三	四五
六	論甫田	四五
七	論齊詩多刺	四六
	魏風六論	四七
一	論葛屨	四七
二	論汾沮洳	四八
三	論園有桃	四九

唐風十論

四	論陟蛄一	四九
五	論陟蛄二	五〇
六	論領鼠	五〇
唐風十論		五一
一	論蟋蟀一	五一
二	論蟋蟀二	五一
三	論山有樞一	五二
四	論山有樞二	五二
五	論揚之水	五三
六	論綢繆	五三
七	論鴛羽與無衣	五四
八	論葛生一	五四
九	論葛生二	五五
一〇	論采芣	五五
秦風五論		五六
一	論車鄰與駟鐵	五六

二 論兼葭一	五
三 論兼葭二	五
四 論晨風	五
五 論權輿	五
陳風四論	五
一 論衡門一	五
二 論衡門二	六
三 論東門之池	六
四 論月出與株林	六
檜風三論	六
一 論羔裘	六
二 論素冠	六
三 論匪風	六
曹風三論	六
一 論候人	六
二 論鵲鳩	六

三 論下泉	六
豳風六論	六
一 論七月	六
二 論東山與七月	七
三 論東山二	六
四 論東山三	六
五 論九罭	六
六 論狼跋	七
卷三 論山有詩	七
小雅六十一論	七
一 論鹿鳴	七
二 論四牡	七
三 論皇皇者華	七
四 論常棣	七
五 論伐木	七
六 論天保	七

七	論采薇一	七
八	論采薇二	七
九	論出車	七
一〇	論魚麗	七
一一	論南有嘉魚	七
一二	論蓼蕭	七
一三	論湛露	七
一四	論菁菁者莪	七
一五	論六月	八〇
一六	論采芣一	八一
一七	論采芣二	八一
一八	論鴻雁	八三
一九	論庭燎	八三
二〇	論沔水	八四
二一	論鶴鳴	八五
二二	論祈父	八六

二三	論白駒	八六
二四	論黃鳥	八七
二五	論節南山	八八
二六	論正月一	八九
二七	論正月二	八九
二八	論十月之交	九〇
二九	論雨無正一	九〇
三〇	論雨無正二	九〇
三一	論雨無正三	九一
三二	論小旻	九二
三三	論小宛一	九二
三四	論小宛二	九三
三五	論小弁	九三
三六	論巧言	九四
三七	論谷風一	九五
三八	論谷風二	九五

三九	論蓼莪一	九六
四〇	論蓼莪二	九六
四一	論大東(補)	九七
四二	論北山	九六
四三	論無將大車	九九
四四	論鼓鐘(補)	一〇〇
四五	論楚茨一(補)	一〇〇
四六	論楚茨二	一〇一
四七	論甫田	一〇一
四八	論大田	一〇二
四九	論鴛鴦	一〇三
五〇	論類弁與車輦	一〇三
五一	論賓之初筵	一〇四
五二	論魚藻	一〇五
五三	論采芣	一〇五
五四	論角弓	一〇六

卷 四

五五	論苑柳	一〇六
五六	論都人士	一〇七
五七	論采芣	一〇八
五八	論黍苗	一〇八
五九	論絲蠻	一〇九
六〇	論瓠葉	一〇九
六一	論漸漸之石	一一〇
大雅四十八論		一一一
一	論文王一	一一一
二	論文王二	一一二
三	論文王三	一一三
四	論文王四	一一三
五	論大明一	一一五
六	論大明二	一一四
七	論縣一	一一五

八	論縣二	二五
九	論棧樸	二六
一〇	論早麓一	二七
一一	論早麓二	二七
一二	論思齊	二八
一三	論皇矣一	二八
一四	論皇矣二	二九
一五	論皇矣三	三〇
一六	論皇矣四	三〇
一七	論靈台	三二
一八	論文王有聲	三二
一九	論生民	三三
二〇	論行葦	三三
二一	論既醉一	三四
二二	論既醉二	三四
二三	論假樂	三五

二四	論洞酌	三六
二五	論卷阿	三六
二六	論民勞一	三七
二七	論民勞二	三六
二八	論民勞三	三九
二九	論板一	三九
三〇	論板二	三九
三一	論板三	三九
三二	論蕩	三九
三三	論抑一	三九
三四	論抑二	三九
三五	論抑三	三九
三六	論抑四	三九
三七	論抑五	三九
三八	論抑六	三九
三九	論抑七	三九

卷

四〇	論桑柔一	一三
四一	論桑柔二	一三
四二	論崧高與烝民一	一四〇
四三	論崧高	一四一
四四	論崧高與韓奕	一四二
四五	論崧高與烝民二	一四三
四六	論崧高與烝民三	一四三
四七	論瞻卬一	一四四
四八	論瞻卬二	一四五
五	周頌二十二論	一四七
一	論清廟	一四七
二	論維天之命	一四七
三	論維清一	一四八
四	論維清二	一四九
五	論烈文	一五〇

六	論昊天有成命	一五〇
七	論我將	一五一
八	論我將與維清	一五一
九	論時邁	一五二
一〇	論執競	一五三
一一	論思文	一五四
一二	論臣工與噫噫	一五五
一三	論有瞽	一五七
一四	論離一	一五八
一五	論離二	一五九
一六	論有客	一五九
一七	論訪落	一六〇
一八	論敬之	一六〇
一九	論載芟	一六一
二〇	論絲衣	一六三
二一	論桓	一六四

二二 論寶	一五
魯頌三論	一六
一 論駟	一六
二 論有泌	一七
三 論闕宮	一七
商頌五論	一八
一 論那一	一八
二 論那二	一七
三 論烈祖	一七
四 論長發	一七
五 論殷武與長發	一七

詩廣傳卷一

周南

一

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質，質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質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無忠而起文，猶夫無文而以將忠，聖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

忠有實，情有止，文有函，然而非其匿之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不匿其哀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不匿其樂也。非其情之不止而文之不函也。匿其哀，哀隱而結；匿其樂，樂幽而耽。耽樂結哀，勢不能久而必於旁流。旁流之哀，慟慟慘澹以終乎怨；怨之不恤，以旁流於樂，遷心移性而不自知。

周衰道弛，人無白情，而其詩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上下相匿以不白之情，而人莫自白也。「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愁苦者傷之謂也。淫者傷之報也。傷而報，舍其自有之美子，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傷而不報，取其自有之美子，而視爲愁苦之淵藪，而佛老進矣。

性無不通，情無不順，文無不章。白情以其文，而質之鬼神，告之賓客，詔之鄉人，無吝無慙，而節文固已具矣。故曰關雎者王化之基。聖人之爲天下基，未有不以忠基者也。

二

聖人有獨至，不言而化成天下，聖人之獨至也。聖人之於天下，視如其家，家未有可以言言者也。化成家者，家如其身，身未有待於言言者也。督目以明，視眩而得不明。督耳以聰，聽熒而得不聰。善聰明者，養其耳目，魂充魄定，居然而受成於心，有養而無督矣。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魂通，而神順於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

若夫既養而猶弗若也，聖人之於天道命也，道且弗如天何也。雖然，則必不爲很子傲弟煽妻之尤，而抑可抑其銳以徐警之，君子猶不謂命也。人而令與，未有不以名高者矣。人而不令與，未有不以實望者矣。若夫言者，相窮於名而無實者也。故易曰「咸其輔頰舌」，感之末矣。榮之以名以暢其魂，惠之以實以厚其魄，而後夫人自愛之心起。

德教者行乎自愛者也，親之而人不容疏，尊之而人不容慢。關雎之道，俾不自弛其后妃之尊而親於君子，而奚求而不成，輾轉反側而望之，琴瑟鐘鼓而榮之？環宮中之尊卑少長，得主而如一身，文王復奚以言哉？匪太姒能勿警乎悃人！不然，異乎身以視家，訟言以督，不順則委之若命，是心與耳目構，而天下之至蹟、交格而未已，其不相及也久矣。故曰關雎者風化也。

道生於餘心，心生於餘力，力生於餘情。故於道而求有餘，不如其有餘情也。古之知道者，涵天下而餘於己，乃以樂天下而不置於道；奚事一束其心力，盡於所事之中，敵敵以昕夕哉？盡焉則無餘情矣，無餘者怠滯之情也。怠滯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勉倦；勉倦者不自理者也，生夫惕佚；乍惕佚而甘之，生夫傲侈。力趨以供傲侈之爲，心注之，力營之，弗恤道矣。故安而行焉之謂聖，非必聖也，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安於所事之中，則餘於所事之外；餘於所事之外，則益安於所事之中。見其有餘，知其能安。人不必有聖人之才，而有聖人之情。怠滯以無餘者，莫之能得焉耳。

葛覃，勞事也。黃鳥之飛鳴集止，初終寓目而不遺，俯仰以樂天物，無怠滯焉，則刈穫絺綌之勞，亦天物也，無殊乎黃鳥之寓目也。以絺以綌而有餘力，「害澣害否」而有餘心，「歸寧父母」而有餘道。故詩者所以盪滌怠滯而安天下於有餘者也。「正牆面而立」者，其無餘之謂乎！

四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至矣。不忘其所忘，慎之密也。忘其所不忘，心之廣也。「采采卷耳」，「嗟我懷人」則「不盈傾筐」矣，然且「寘之周行」焉，故曰慎也。「采采卷耳」則「嗟我懷人」矣，登山酌酒，示「不永懷」焉，故曰廣也。

且夫忘而寘，寘而必得其所，慎也，非慎之乎方寘之頃也，方寘之頃則既忘之而不容自持矣。其度